



特別
20
2956
43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43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沈嗣選仁舉校

選輯

鄭端簡公文集

書

鄭 曉

答荆川唐銀臺

倭事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如退歛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



沈嗣選仁舉校
長身及矣
平露堂
印

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說
此言似淡泉與荆川不甚相合

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
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昂矢石督兵戰守似
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為龍何如議者
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俞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
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輾轉
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為常今
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為武
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

而不知其已為俘鬼莫若干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
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
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
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
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為事恐不止于庚戌
首尾十年况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為
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
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
不倫次

答吳初泉

漕糧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哉。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雪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埧也。某以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于正月兌完浙

西江東七郡米石，二月前渡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糴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菲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柰何柰何，加之十羊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卽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況不肖如某者乎。

答南岷王都憲

昭陽召佃

三湖之議發泉具疏欲復昭陽水 其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况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塹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

者豈敢執泥以為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為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

與荆川唐都憲

倭事

前具啟復時新命未下部意欲公以視軍情為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

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于江南。積軍餉。江南易于江北。賊之長技。利于江北。而不利于江南。總計則賊利于陸戰。而我利于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于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資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答方湖王都憲

海禁

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戡群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柰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為之耳目。資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諭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此言指朱都憲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為恩。害已深而猶以為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

裏。愚意縣治設于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外寇漸息。卽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于太倉黃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于浙。于閩。于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末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

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

與彭草亭都憲

禦倭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卽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茅州府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監澈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

川陝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三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塚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勅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為王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

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

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之始事。○

為禍首。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論如此其數。築

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今

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末樂故事。不必專使

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

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

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于

貪酷。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為盜。蓋不獨潮

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克徒逸賊罷吏黠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為鄉道。為

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于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

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楊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

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贖牌

直至賊巢論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

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

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

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

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于陸必須步兵賊至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

募人火攻之方至于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于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為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宐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如

答雷古和

御倭

邇者中國狡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敞縣爲甚。賊五至敞縣，其盡室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思質公及俞叅戎搗巢，不爲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羣盜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

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裔高楊文往來巡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裔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

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末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復聶雙江

禦倭

七八日前。半州公檄至。某才本凡庸。即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啟行。

庶于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某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為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啟奉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為患。伏惟明公朝野倚恃。腹心于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

雙江公時為本兵

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荆川
 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
 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
 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
 利鈍。不能逆觀。人才不甚相遠。但擇其忠實不欺。可
 倚任者。副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
 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此倭奴也。

序

壯遊錄序

邊關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于帥府。率具文
 書。塞歲。故牾牾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
 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
 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臺
 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
 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
 據。為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
 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
 入關。徘徊于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

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于延慶間。南至涇原岐陽。至于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定。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羗胡。今羗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插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倚。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

爲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于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與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苦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于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

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厯。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鏹。而饑者弗療。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閱。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轅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于職方。其

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耳。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錄。索叙于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雜著

土官志

土官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爲

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按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繼，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尙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

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
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
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
中土孟養曲狗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况投宦非
人刑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
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
靄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
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友
稍稱馴順顧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
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
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
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
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
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于劇盜官司莫敢誰
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濬統馭嚴
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
直苗夷也廣西當嶺角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

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一○語○盡○撫○勦○事○宜○信○乎○難○得○上○策○也鏢勦則黥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

龍州為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在碣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獫狁獐獍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附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

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渙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于綏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度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于節帥。修文德于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六關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闕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徃。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非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荊。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

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雁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張左右翼以地勢論所見者大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蒼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

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

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淝。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蓋州梁房口海舟入遼

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逐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闖出入。亦不能盡禁。寧

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

北益聚兵食。益塞開原三城。中固汎河。三面受敵。六堡雖

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魚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則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上榆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盜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懸泛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于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余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巳巳之變。祠官不能至。平昌。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于斯為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入。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

大于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則所謂復古禮以隆。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義農肇祀上帝，或爲合宮，或爲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爲明堂之制，視殷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爲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制爲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圜丘禮，有孟春祈穀禮，有孟夏雩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卽帝也，郊而曰

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親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皇上以元聖受命，考禮憲經，頃歲以未建圜丘及祈穀禮，建崇雩壇，諸凡彝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奉我太祖高皇帝配天于圜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而明堂秋享之禮，先年側聞。皇上下諭二三輔臣，固嘗講求于斯，淵衷切注，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茲者恭承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以仰贊我皇上誠孝之勤，固臣等之職也。敢不罄

竭愚慮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以下，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周書叙曰：明堂前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宮。又

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詩書散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牽合附會，靡所昉據。蓋聖遠籍亡，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近代之規，先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詎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

王之意自為令制此惟 皇上睿思淵識斷而行之

所貴昭復古典宣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魏文

徵曰聖人有作義重隨時事資通變自我而作何必貞公當時所論亦未盡合禮舊唐書可考

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

臆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但當作皇代之

明堂貽永範于來葉蓋古名臣之論皆然夫事必泥

古則違時措之宜役必繁興似戾舉羸之義臣等愚

見切惟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也今 大祀殿在圜

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穹窿闕血允稱嚴

祀合無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

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難矣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

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

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以為物成形于帝猶人成

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

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

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

宗配宋真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真宗配英宗時

以仁宗配皆世世遞配此主于親親也宋臣錢公輔

配廢宗之源本也

此世廟時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既推周公之心爲嚴父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于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于朝程朱大賢倡議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我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唯二論而已若以功德論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也若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出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篤生聖人以興萬

世太平之治陛下之功德卽皇考之功德當配以皇考也仰惟皇上聖學淵微志復三代惟是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慎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垂範宇宙則天下之幸也伏乞聖明裁擇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此聖人制禮至正不易之道也仰惟我皇上純誠至孝往歲于我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至當查得嘉靖十五年九月內節奉聖諭朕聞人子欲報其親匪但

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而過之，不足云也。先議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而即名世廟，朕今反覆思之，推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推讓太宗者，聖諭又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大哉！皇言也。真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大公無我之心也。臣下方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之禮，必有不安于聖心者矣。夫既已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躋祔于太廟之內者也。竊恐我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此言不足止稱宗適所以為後來入廟

張木矣

者矣。且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宗之言尊也，非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誤疏之非矣。而今豈可謬引以為證乎？臣等仰思聖訓，遠揆舊章，稱宗之說，不敢妄議以負陛下伏乞聖明裁之。臣等又看得豐坊奏其二曰：今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凡遇慶賀之節，皆于佛寺習儀而列壽歲牌位于佛像之間，甚為褻瀆。若依古禮，令天下皆建明堂以行慶賀之禮，方合尊無二上之儀。則所謂革夷教以尊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

明堂以為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並建者。即如趙岐孟子註。以為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泰

此段本議淺僻。固易立駁。

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閔麗尊大之居也。制弗備。則弗稱。即以朝廷重制。而遍立于四方。與衙館驛傳等類。使人狎視而褻玩之。豈得為聖朝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殷庶也。廣粵之鄉。人境稀寂。屋不瓦覆。府縣廳治。茅茨以居。亦有解宇絕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欲槩令修治。廣勞力

役。興造事端。無補崇嚴。適增煩擾。非深長思也。臣等又議得慶賀習儀。乃漢綿蕞之遺意也。漢興。叔孫通始演朝儀。置蒞表位。率諸生于野外肄之。今各處習儀。多于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可以容眾肅儀耳。故每遇聖節及元旦冬至先期二日。有司備龍亭儀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庭。各官于丹墀拜舞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公廳裝設黃幄龍幔香案。告天祝讚。禮畢。撤之。視事如舊。蓋人君之尊如天。即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則撤。同一理也。方國

下邑止宜權設幔幄豈可輕擬明堂。今南京拜牌則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區宇比同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俱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衆自爲供奉祝釐非爲習儀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儀照兩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或便近佛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夷像恭設龍牌嚴戒扃鑰毋使瀆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

乞 聖明裁定

獻皇帝稱宗大禮議

獻皇稱宗

臣等會議得竊聞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常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曰帝曰王其廟號則曰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祔廟稱帝不槩稱宗。然商書彤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高宗說者謂殷有三宗祖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也。至周有諡稱王漢稱三宗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

宗孝宣爲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如聖諭所謂近代皆若是者仰惟我皇上受命統天稽古崇制頃者釐正祀典恭建列聖羣廟特建皇考獻皇帝廟偉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享宗稱猶爲闕典側聞皇上前此與密勿大臣屢發德音形于召問仰見皇上至孝惓惓永懷顧復之恩思罄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曠禮垂億代之鴻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不忘其親所用生也此我皇上之謂也臣等仰奉明旨敢

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羣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始得其端頗祛其惑請遂爲陛下陳之夫明堂秋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者矣而其後則宋儒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宋熹則引此言入于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

易前說謂明堂之配不專于父借使熹果以配父為非則註詩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為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 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為正茲禮自朕舉宜 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

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亦以歆之說為是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 聖訓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誠深有見于斯義者矣恭惟我皇考獻皇帝昨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適駿之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冒者同躬修德讓行通神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

王而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宋僖祖當配天，或難其無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以此推之。我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皆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同。故今日宗祀之典，援摭古義，推緣人情。我皇考獻皇帝至德昭聞，密佑亨昊，則尊之匪過乎崇而宗此為遷就之以其德可也。且慶祥所啟，自皇上而下，聖子神孫傳受無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則別之匪疑乎專，而宗以其世可也。仰惟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蠢測管窺之見，何能少裨萬一伏乞聖明裁定施行。

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蠢測管窺之見，何能少裨萬一伏乞聖明裁定施行。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

祖議 獻皇祔廟文皇稱祖

臣等會議得仰惟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頃月以來，三詔廷議，而又特厯睿思，親御宸翰，法祖嘗假臣下作對奏之意，作為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誦俯思，聖神之見，度越千古，誠孝之念，發自天

衷非臣下愚謏膚陋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公相武王所制之禮也 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至論也周家之禮自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禮自 皇上而舉奉以 皇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嚴父之文宋儒季秋成物之義隆以宗稱萬世一定不可易也今議者將欲奉 太宗配 聖諭曰 太宗本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親我 皇上一言而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無容再議若夫加宗 皇考只是箇崇上之義誠有

如 聖諭者 聖諭曰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 聖主崇孝之心而獨守拘儒章句之說又見 皇考已隆專廟之享而因憚升祔親盡之祧是以祔廟之議委不能無疑于心茲者伏讀 聖諭有曰我 皇考雖未卽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權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痛之所形見而不能自己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

感動，但祔廟之文，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雖四君，為一世而同廟，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晉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典禮，用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兼於居武宗之上故以昭穆同世皇考于孝宗同氣之親，同為一世者也。臣等管見竊謂宜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伏乞聖明裁之。祭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示有終也。

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祧。禮制有不容違越者。聖諭曰：奉祧何害，非大孝至公，不能與于此也。夫四親之廟，在禰尤為獨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四親廟。仁祖淳皇帝雖起布衣，必享天子之祀。今皇考顧獨闕焉，宜聖心有所不安者矣。聖諭又曰：我太宗當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稱號。太宗未免無異于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臣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

不得而祖之。漢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廟號世祖。說者謂光武再造炎劉。功崇業鉅。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槩以宗稱。于義誠若未盡。尊稱為祖。聖見允宜。臣等仰遵休命。恭候宸斷。勅下施行。

慶都縣堯母陵祀覆議

堯母陵祀

臣等謹按史帝嚳高辛氏娶陳鋒氏女生放勳。是帝堯之母。卽帝嚳妃也。皇覽曰。帝嚳塚在東郡漢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卽今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其

是時上方巡行例當祭名山大川神祇謝少朝為直隸巡方故及之謝

御史以建言令旨改官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如為慶都陵在今保定府慶都縣誌載謂堯始受封

之地。堯母塋焉。則慶都陵為帝嚳之妃。帝堯之母。厥跡甚明。昨者我皇上祇謁顯陵南巡楚服。所過

秩祀帝王忠烈祠墓。先該本部咨行北直隸等處巡撫官。轉行所屬有司。查該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應秩祀者。今其實封開報前來。以憑題請。而沿途有司漫弗之省。今御史謝少南乃能蒐訪輿圖。表揚聖跡。于聖上省方盛典。不無有助。况我大聖人至孝至德。媲美唐堯。因而推崇往聖之母。永光錫類之休。

亦千百載間一盛事也。伏望特製宸章，遣官致祭，以備巡幸秩祀之典。其修建祠墓，合候命下施行。

郭英配享議

郭英配享

臣等切惟古之聖王禮臣，莫重于崇德報功之典。崇報莫大于登堂配享之制。考之書，予享先王爾祖，其從考之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考之漢制及魏高堂隆、晉任茂、梁何佟之議，與夫唐貞觀禮長興、咸平等詔，則是典也。三代以下，靡不繇之矣。至觀配魏太祖者，惟荀攸、程昱、鍾繇三臣配。唐太宗者，惟房玄齡、

杜如晦、高士廉、屈突通、魏徵、長孫無忌、李靖七臣配。宋太祖者，惟趙普、曹彬二臣，則代雖不廢，然亦不敢濫。又可見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起義之初，豪傑羣起而攀附，而其出奇制勝，斬將搴旗，摧城拔邑，翊成大業者，亦不可以什百數矣。迨夫混一定鼎之後，親定其功，可配食塑像者，止于中山王徐達等數臣，此非有所靳也。蓋惟簡德明勳，以勸嗣臣之大典，不得輕焉故也。至于太宗之世，見聞甚邇，其功烈小大，孰得而誣之。昔宋孝宗時，太

常少卿林栗欲增配享其尚書汪應宸言先朝所圖共政之臣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既無可配乞更罷之而徐璉亦曰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十餘人是皆擇精取嚴足稱大典求為可萬世法不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謹按開國功臣錄及誌傳所紀郭英當年十八即從起義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既而從克徐泗滁和寧國等郡上嘗以郭四呼之及親征偽漢及敗賊禁江及友諒斃于流矢人咸以為英功及從

流矢所中不必主名故下語如此

攻友諒子彼驍將忽馳入帳下上遽呼英乃持鎗

躍馬一呼賊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

遲敬德不汝過也嗣而從征襄陽從征元都從征太

原從征西夏從征雲南從討納哈皆立奇功迹其功

代似非當一校之隊統偏師之任者可比也苟世無

鄴畱淮陰亦不當在舞陽蓼費之列皇祖太宗寧

不知其功之可以塑像配食也但在當時元勳宿將

比肩而立如馮勝耿炳文等諸臣皆英之儔匹也是

故將祀此而遺彼則或失之偏將連茹而彙躋則或

失之濫所以竟置而弗取者意或出此也是時武定侯以宿

簡幸于上故有此陳請郭勛陳疏以請是固宋吳總所以請其父璘配享之

義崇表先烈子孫同情無足異者惟是事大體重乃

三代以來所傳之典我祖宗所定之制非臣等所

敢輕議恭惟皇上以睿聖神明之資作禮樂神人

之主凡厥祀典釐正必求其精處析各極其當今事

關宗廟伏望皇上留神省覽考究本末差次輕重

仰揆皇祖太宗之得旨郭英着配享太廟心念國家至公之典特賜聖斷

以息羣疑臣等不勝幸甚

修正三皇祀典以復祖制議

三皇祀典

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

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聞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壽世福民其功尤繫

于醫必義觀天文明曆氣神農嘗百藥製本艸黃帝

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蓋昉于此矣周禮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

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然此主於五

方之位未有醫藥之專祀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

郡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
 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
 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
 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
 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
 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為
 醫之道不上達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
 事是其祭雖專為醫道而設然徧于郡縣則又不免
 失之黷矣肆我 成祖御宇詠經稽典正名定祀尤

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即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
 皇正統間重加修葺 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
 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令圖也洪惟
 皇上膺正凝命上法 祖宗謂修合御藥保和 聖
 體實維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
 之創矩以盡度備物以章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
 在天之靈而宣滯保和以迓乎 萬壽無疆之慶臣
 等敢不祇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
 必合法不為畫一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

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行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正樂

臣等切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

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核併雖能議樂而實不能審音當時已識之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

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
 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
 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但考制習文，非朝夕所
 能，須積之歲月，然後可以成功。所據本官陳奏相應
 議處，合無暫以原職留京，與支本俸。太常寺選委典
 簿等官，熟知音律三四員，并選能歌樂舞童生百餘
 名，開設樂館，聽本官協同肄習，待其稍有次第，每季
 終本部委官同該寺堂上官按試。一年之後，本部堂
 上官再行按試。如果聲律諧協，雅俗判殊，及截管飛

太常寺典簿協同該寺官肄樂

得旨李文察收

灰吹律候氣，皆有應驗，奏請定議擢用。伏乞 聖裁。

議處光祿寺廚役 光祿廚役

該戶科給事中楊僕題為酌時宜明舊法，以裨國用。
 事近聞光祿寺添補厨役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給米
 一石，選數既多，謀克必濫。城市廝養之徒，皆得夤緣
 聚食于太倉，月將萬計，歲計十萬餘矣。且見在厨役
 四千，通融差使，亦自有餘。乞將新收厨匠，差官精選
 如果技藝通曉，量留應用，係廝養無籍，盡行革退。仍
 將月糧分別新舊亦行裁減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

看了來說案照先據光祿寺掌醢署廚役葛昇奏爲
憲缺厨役供應不敷事該寺議稱掌醢一署獨爲偏
累本部議准量添厨役一百餘名于嘉靖十六年九
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是今該都給事中楊傑等所
奏在寺厨役見今四千名通融差用亦自有餘若使
選補既多必致冗濫一節誠節財惜費至意已經就
行該寺查勘應否通融差用去後今據該寺呈據大
官等四署各申先年各署原額厨役共有六千八百
八十四名見今各署當差厨役止有四千九十三名

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名比之原額之數損失
已及三分近年以來添設 四郊 九廟并 駕詣
山陵比與先年舊制復有增益以致事繁後少應當
不前若欲四千人通融四署之事則間有動作未免
顧此失彼理合備繇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到部看得
該寺呈稱大官等四署厨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
名之數雖係先年舊額然揆事圖治要在講求長策
豈容牽泥舊文當因仍積習之餘而爲振勵變革之
計此今日之務也况節年事例以奉 旨在後者爲

准查得嘉靖九年九月間該禮科左給事中田秋等題准光祿寺廚役至不滿四千名者方將在冊餘丁頂補今該寺廚役既有四千九十三名未至不滿四千名之數。明旨具在近歲遵行未聞廢事雖稱添立郊廟比于舊制有增要之舉事動衆各有其時未有重襲併積同日並會者也若使綜核其人夙夜在公宜無不足之理訪得四署官員將各役濫占跟用數多或因而差撥奉承所私繫籍公家服役私室以致往往負累逃匿如此即使其數愈多愈不足用徒費廩粟之繼祇爲奸利之資但查掌醢一署缺人尤甚合無查照原議候命下之日本部委官將掌醢署先年報冊餘丁嚴加揀選年約二十以上藝業精良之人查無違碍量取七八十名撥補應役以後三署不許援例奏添背違成命如違聽本部叅送治罪

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送監讀書疏

然已自違前令矣

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兼司經局較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日教世冑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嚴高南宮奏議

教世冑

平露堂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
 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
 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階下恭揖
 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赴廂
 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

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註記候異時

襲封之後若使襲封之後一依該監開列敘用則到監演習不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 聖旨

該部知道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議擬覆題勲臣之

家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

匪輕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

早也况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富貴易生驕惰

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于習而成其德

也難矣我 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

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行

皇上嘉靖元等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

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下

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

司業將大學語孟諸書相無點授令其在家講讀仍

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奏。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自開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南京國子監，照依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聖旨：咨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脩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閱閱之風矣。

議處甘肅夷貢

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備回夷，內撫屬番，南隣羌谷，治皆衛所，而無郡縣，政多邊計，而匪他謀。臣居邊十有一年，夷虜情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據愚慮條爲一十二事伏望勅下該部計議施行。

題奉 聖旨內開立成法以驗西夷重譯使以待西

夷二事咨送到部臣等謹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一

立成法以驗西夷照得西域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

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

夷入貢天方國撒馬兒罕額即能名號之外番文開

部已議之詳矣

稱某地面某王某速壇番本百餘其稱號不係我

朝封爵無憑稽查歷考書史并詢問夷使西域地方

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

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土魯番一千

餘里自土魯番到义力失六七百里即漢之鹽澤皆

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國魯迷亦郎

小則黑婁怯迷阿即民沙密把黑旦等處即漢之車

師康居大宛之屬隨代易名者皆繇土魯番之地始

可達于中國今其人至雖云各國名色緣各夷面貌

語言相類真偽難辨節年差人止到土魯番夷西諸

國皆未曾到西域動靜虛實皆不能真知先年雖有

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亦未能如東南諸夷

入貢有符驗者可憑信也乞 敕該部計議應否照

依東南日本等國東北朶顏建州等衛或給發號紙或定立限期或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該部原有先年西夷定例事宜備查議擬題奉欽依永爲成式庶邊官有所憑稽夷使免于欺詐前件臣等議得西域諸夷種類不一如哈烈哈三哈撒兒沙的蠻等四十國經哈密而來或三年五年許貢一次其餘如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皆朝貢不常載之會典可稽也永樂四年止封哈密酋長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後襲封錫以金印使掌西夷貢事今忠順王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爲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不係我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者五十三人又額卽能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號貪利窺知回賜國王儀物繁縟遂詭立名色要求齎予此其奸謀章章明甚及今不爲限制則將求入貢必復倍于前日冒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限之財填谿壑無窮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用也所據都御史趙

再奏。要給發號紙。定立限期。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查本部先年原有西夷。定立事宜。題奉欽依。永爲定式。不爲無見。但臣等查得東南日本等國。皆世有爵土。國有專王。所以先年給發號紙。置立底簿。差官齎散各該地方。遇各夷來貢。令其填寫收執。比號相同。方許來京。朶顏建州等衛。則一年一至。歲貢之期。既不論越。來貢之人。亦有定名。而西方諸夷。素非附屬。貢獻不常。並無給發號紙之例。定立限期。則三年五年。載在舊典。俱難別議。至于譯審酋長體例。使

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爲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一一查照事例處分。中間若有各種殊常。番文繁疊。務須詳加譯審。研究來歷。如係各國部落。冒濫稱王。則當發其奸謀。責以大義。令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怙終不悛。卽當以禮阻回。不容通貢。每國俱分爲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貯。仍另

出半印花欄勘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到京之日本部仍行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敢有透漏事情教誘為非者事發從重叅究治罪如此庶體統正而法例明裔夷服而中國尊矣一重譯使以待西夷切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猶不可保况色日人乎俱係外夷色日人為之緣漢回在中國甚多士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為是喪用夷禮不食猪禽有特立欲變者則羣聚而非之雖妻子亦輒離悖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

事序班人等俱係色日人往往視彼為親視我為疎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分外求討伴回則教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合無于四夷館內選令漢人習學番語前項序班俱以漢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洩中國事機亦示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是亦防懾外夷之一端也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真偽因以宣示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

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爲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爲之。初未問其族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爲桀黠。在外則侵擾邊疆，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若干，供億私買違禁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奸僞百出，誠爲可惡。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良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崇惡長奸，巧設邪謀，陰爲主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輒敢挾制邊臣，污鱗朝士，投進之詞，無慮百十，甚或泄漏事機，勾啓戎心，似茲所爲，不可枚舉。緣漢回通事，實本非我族類，同惡相濟，同類相親，固理之必有。雖其中賢否不齊，難以一槩指論，而謹嚴于先事，防杜其將來，亦不可不重爲之慮也。所據都御史趙載條陳重譯使一節，相應依擬，仍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回夷入貢，伴送通事，亦用中國精通回語之人，不得差委漢回致生奸弊。臣等再照各國序班通事以上人員，雖在鴻臚寺帶銜，而職專朝貢實隸本部，掌行切緣各官，止是考滿經由本部。况考語亦憑該寺開送，中間賢否

慢無可稽。是以此輩敢于爲非。無所顧忌。合無行令該司及提督主事時加考較。但有職業墮廢及交通夷人受賄作弊者。呈堂叅究施行。庶職守相維。法度嚴飭。而人不敢犯矣。

會議日本朝貢事宜疏

日本朝貢

該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等題稱。該禮部題爲進貢事。奉 聖旨。這夷情譎詐。先年勘合。未經進繳。應否置立再給。還備查舊例詳議來說。臣等切惟日本目近年宗設之亂。致擾一方。已奉 欽依。不許通貢矣。今

次復遣使臣。卑詞效順。皇上天度恢宏。不咎既往。特賜來廷。至其所請數事。率非可從。勘合一事。必繳舊給新。交相受授。庶幾有所憑執。而不至爲僞托者之所罔。今乃先年勘合。未經進繳。而遽欲重復頒給。萬一爲其所罔。則將何以處之。臣等又聞之倭夷自漢魏以來。始通中國。至勝國時。許其互市。少有不愜。輒殺掠燒劫。以去。始爲瀕海郡縣之害。我 聖祖以神武定天下。四夷咸賓。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夷時或犯我海道。又暗通奸臣。謀爲不軌。以故絕

之明載 祖訓昭示久永臣等竊謂自後倭夷再來
 修貢仰承 祖訓却而不受以示天朝不通無禮義
 之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便會議來說
 臣等會議得春秋之法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傳曰見聖人之
 心與天地相似矣謹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
 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
 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此國居海島之中
 往往出沒為海邊州郡害其後山東淮浙閩廣沿海

去處設有備倭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
 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為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
 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
 之故自 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二年始賜
 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古器書籍等項
 恩賚甚厚自是歷累朝 列聖皆容其入貢我 皇
 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構亂干犯天紀
 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 皇上絕之
 之心即 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之義也昨歲

倭奴為中國患者累年故宜絕不互通誠先事之要

自是以後

據浙江鎮巡等官監察御史傅鳳翔等合詞奏稱該國遣使臣顧鼎等航海遠來，卑詞納款，別無他故，乞照例起送，以通外夷納款之情，亦免邊海軍民警擾之患。該禮部議擬合無行令浙江各該衙門再加譯審，果無別故，方許起送，惟復遵照前旨阻回等因，具題節奉欽依，准照例進貢。此我皇上容之之心。卽

成祖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之義也。但夷性譎詐不常，既稱納款，却又欲發還留在貨物，及罪犯宋素卿等，妄意乞求，罔知國法。已經禮部題覆宋素卿等奉有明旨監候處決，貨物係沒官之物，俱難

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因無非欲修明法制，以折其將來求請之意。至于請給勘合一節，亦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年，將弘治正德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防其偽罔，似難再議外，爲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夷進貢，但係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期，夷使有常數，進獻有常物，宴賞有常格，一應事宜俱照常題請舉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明旨，既已容其入貢，雖其

所請三事委涉非分已經禮部面詰其使以義裁之彼帖然而畏服矣茲復議絕之似出無名且王者之馭四夷有不庭也則征之今來貢也絕之恐無以感興四夷嚮服之情所據外夷進貢關係甚大應否禁絕臣等擅難輕議但往後入貢事宜要當預爲之處合無禮部查照大明會典及嘉靖六年題准事例移咨該國務要遵制十年一貢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勿得指貢多帶兵器別起事端如貢不及期人船過額及文移詞語不順使臣不恭求討非禮等項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阻回不許起送則法制允釐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遏其非禮之望矣

議量加朶顏三衛夷人賞賚疏

三衛賞賚

該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嵩題稱准兵部咨爲夷人乞要增添進貢事臣等以朝廷恩威曉諭責其妄求添貢及遲慢之罪革蘭台等叩首悔謝隨于本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預備塩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皇上賜賚厚

恩及照革蘭台告稱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做賊達子無喫無穿要為奏處一節臣等切惟自去年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毒不可勝言者其功亦可嘉尚誠能即今因其願報效之時或量加陞賞仍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有侵犯大則拒絕剿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利而益有感恩圖報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犬羊貪噬之性地方亦可望于無事矣奉 旨該部來說看得朵顏等三衛夷人進貢先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前來開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貢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繇我 皇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天討而醜類自爾輸誠懾服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入貢往往愆期入貢愆期何足為言制夷要策不在此也葉文忠與徐總制一書論之詳矣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革蘭台執稱為天雨所阻又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望 皇上特垂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事、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今後務要依期進貢，不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嵩奏稱自去年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于往昔。未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報之心。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至計。既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情，合無于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革蘭台量給賞賚，以示國家酬獎之典，不爲常例。其所稱加大職事鈐束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否加賜，該部徑自查議題覆施行。

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

琉球通番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宗魯題稱，犯人陳貴等節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山王將陳貴等咨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賚本，稱要起送赴京奏聞，及稱乞勅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

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絕釁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內陳貴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次適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爭利互相殺傷蓋禍患所繇起自陳貴厥罪實深重矣但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連人送回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却乃縱令齎執牌面招引入港接賣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物俱被彼國盤起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攻殺遂從而誣之爲賊夫航海萬里深入

島夷衆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作賊人犯况國王咨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供招相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重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巧捏虛詞冒瀆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參照琉球國中山王尚清世荷聖朝素霑皇化恩賚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格遵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

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出，方纔懇其歸愬。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爲名，既貪貨悖之入已，又捏虛詞以誣人，伏望皇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已過，嚴緝夷衆，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賣進，其無搭番貨，于例有違，亦

合着令帶回及查去。歲該國進貢使臣殷達魯等回還計抵柔遠驛，卽將所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并蔡廷美等責付率領同回。再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衙門防禁太疎，以致奸商肆意出沒海島，交通番夷，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將來損威起釁，又不特如陳貴等而已。所據各該守巡備禦等官，通合有罪，除巡按御史徐宗魯題稱查明徑自叅究外，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庶法令修明，而邊釁可息。

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朱 積早服參閱

羣玉樓集

疏

李 默

論宣大總制胡侍郎疏 大同叛軍

臣等竊聞 天子不敢一日廢大法以自侵壞其尊
故有遏亂之章有慢上之誅誠不宜過為姑息以傷



大計今大同不逞之徒拊之不馴誅之不克偃蹇桀
 驁豈復知有大法之可畏耶夫以堂堂天朝而使
 一二悍卒敢與之抗此臣之所以日夜切齒者也
 朝廷力非不能顯行大戮悉取而虔劉之徒念宗室
 生靈至重萬一跬跌傷損非細故不得已而為前日
 之師皆謂胡瓚等拔諸卿士之中授以節鉞必能夙
 夜祗奉德意使元惡就鎖餘兇化順以紓陛下
 比顧之憂然瓚才本疎庸非其負荷惟懷乘時微利
 之心罔識誓歿討賊之義始桂勇斬獲郭鑑之時此

輩稱手待

詔不敢少動則固天威有以震懾之也

此亦須有機會。議事易身。親較難也。

于此時果能單騎馳入鎮城拊循其眾則擐甲之徒
 可不勞餘力而解矣瓚既不能出兵陽和邀迎首級
 致令大同驚憤尋有郭巴子報復之亂旋復掣兵貽
 示怯弱使反側不悅羈執桂勇以要代王而罪人
 終不可得者皆瓚之罪也夫首惡既未盡誅餘黨既
 未盡解瓚何以歸報何以班師顧乃誘還代王引
 兵趣歸謬稱事已寧妥而以逋賊屬朱振方且刊布
 題稿傳送縉紳以干厚賞其欺罔負國如此陛下

將焉用之。前此本部嘗以用兵事宜請下廷議。衆謀僉同。調度頗定。中外大快。以爲明天子終不欲廢法如此。詎意竟爲瓚等所撓。而體勤之命下矣。臣切以爲逆軍反側不已。終不可制。情雖遠隔。執可逆視。就使四臣者奉命唯謹。訪覈深得其情。然不過爲兩可之說。以持衲福。誰肯首發大難。爲陛下任計者。且總兵朱振有必反之執。何也。振本以纍臣倉卒爲亂軍所擁戴。因而得佩印爲大將。是五堡者皆其恩人也。卽振無謀通內叛之意。然勢必不能制其死。

命以收其獷戾之氣。假令姑息之恩。終不可恃。怙終之刑。必不可免。振于此時。力旣不能庇之。有如騎虎。勢不得下。欲不叛難矣。以臣而慮今日之事。誅亦反。不誅亦反。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今本兵進退視宰臣。宰臣視陛下而陛下又不能早斷。以遺之宰臣。本兵承望風旨。轉相遷延。一旦禍生不測。則陛下獨蒙其患。而諸臣者悉得以辭其罪。此臣所以憂心疾首。怵瘁而不自知也。昔李唐用師淮蔡。憲宗力主其議。卒光唐祚。韓愈以不赦不疑。繇天

子明美憲宗之能聽也。今之欲為裴度者，何必無人

顧。陛下明斷何如耳。然有以宗室生靈為辭，從旁

梗議此，又昧輕重之權，慮事之失者也。今邊郡往往

效尤。朝廷威令漸以不伸，失此不制，諸鎮接迹而

起。不知陛下何以待之。臣恐憂延宗社，非一朝

所能弭也。今不慮大亂，而區區顧忌，何異火起簷楹，

主者惡其毀瓦裂墁，不忍奮臂而併付峻宇高堂，于

一燼哉。昔人潰疽解腕之喻，誠不欲以小忍償大事

也。况棄其所挾，示之不爭，而反有以全之者耶。臣願

陛下留神禍福之幾，深權輕重之等，專意討賊，以昭

陛下明斷之德體。勸諸臣即日罷遣勿行，然後奉

天命，發明詔，宣布逆軍反覆必不可赦之意，督責任

事之臣，期以旬月斬賊還報。即罔上誤國如胡贊者，

當先誅之，以示顯戒。臣知陛下震怒之餘，當事諸

臣將必奔走率職，不敢逡巡避罪，以誤陛下。此國

家今日大計，無令坐失自貽噬臍也。

書

上三宰相書

翊戴加秩

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

子謨弼之臣今公初為庶常時上宰相書覽之不悅公外轉不得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

執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敢緣所蒙念存斯義

唯執事聽之此者留館中陛下降發中之詔修翊戴之功

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雋談矣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且與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

優宜不為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浹眾懷其說有二

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

利其爵為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

子並拜而官掖垂五王並封而武士橫相公不鑿功

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

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為說也夫是命也執事謂

盡出上旨哉即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

上勵精倚毘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

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覲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為

是足以羈縲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

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時左右謬

寵奸賞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

于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肇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勲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睹記也。詩云：殷鑒不遠，奈何弗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洵洵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

正當出身當

之此何可避 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

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上春秋

長盛，猝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構貪天之言，執事

何以自固。今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

祇命之後，此輩罔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

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構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

交，釀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竊計，不若守奉祖訓，堅

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

人人知我謀國之心，雖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

足以結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儉壬之奸。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然後天下之事可為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爾。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絀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奈何獲此而後為貽謀邪。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再拜。

與郡丞謝石浦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宜

流賊

數年以來。兵政廢弛。姦宄肆志。默自齟齬。迄今未聞流賊如近年之甚者。向嘗屢言于當路。不蒙見省。是以有今日流劫數百里之慘。聞郡中亦曾遣官領兵追捕。即仗威靈。勢或潰散。但主簿近已遷官。巡檢素稱怯懦。况兵皆市兒。非如貴處民兵。素閒技勇。令一旦驅之破賊。恐無倖理。伏惟明公深惟滅賊之計。無煌凡州賊竊發即須撲滅日元木之禍可鑒也徒苟安目前。幸甚幸甚。又天時積旱。四境秧苗。半已就稿。山谷中穀價翔湧。其間富家。往往深藏。却糴以邀厚利。農民既無力糴買。稱貸又不可得。用此羣籲。

于默皇皇載道其意固謂默能達之于官府也大抵今日之事賊勢漸張饑歉爲惡倘蒙矜念地方討捕之外首乞防饑欲望舉前所陳下令嚴加禁戒一以安待哺者之心此一事之耳一以裁富室專利之權使穀價稍平三農倚命庶幾盜弭民安而公等平日節用愛人之實意亦可以少慰矣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捕盜

側聞賊勢猖獗諸公相繼發兵進討此萬世一時也緣彼賊素欺兵憲衙門不修戎備是以釀成今日之患失此不大肆誅夷建人其爲虜矣默忿恨數年今始得從執事發憤言之聞賊見住遷陽街此何異釜中魚也但賊勢窮促必至奔潰四出狡者潛逸山谷强者決于一戰若官兵悉聚向賊彼將奮歔求生萬一約束未定脫有蹉跌人心披靡不可復用愚意軍民兵夫旣集宜選精悍之卒邀其歸路仍擇險據勝多方設伏以防奔逸却以多兵迎敵張大其聲勢而以勁兵出敵之後彼前思兵盛必致後却而吾之勁兵突發乘其驚怖卽可以一當十况歸路并各隘口

俱已設備。一鼓成擒必矣。而今之郡縣吏。未有能辦賊者。非徒不能亦不為也。所謂潛逸山谷者。往往巧

扮遊方僧道及各色人等。尤須速行八縣。令刊謄單條小票。遍發各鄉。郵市鎮曉諭。所在地方。但有行走慌張。言語支吾。搜出異常物件者。即便綁縛送官。以憑審驗。且以此聲張于四境。賊自無可避之地矣。又今所發兵。如兩衛軍餘。與建甌崇安建陽民壯。絕不可輕用。嘗賊祇宜守禦城池。及把截尋常關隘。聊示軍威而已。即如浦城松溪政和壽寧四縣鄉兵。舊常動調殺賊有功。况熟知地利。慣經戰陣。若部勒有方。

獨賞不吝。其破賊無疑也。獨患有司出納牽制。文移軍資不給。何以作勇。默謂當此用兵之際。宜破裂常格。毋惜厚賞。即有應動錢糧。一面動支。不必一一呈請。如此庶免掣肘之患。期成滅賊之功。不然兵威雖盛。士心不附。非計之便也。

策

武舉策

禦虜

問兵法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即茲以觀。王公設險守國。其擇勝者重矣。矧邊防

尤爲至險而至重者乎詩紀城朔方春秋書城宋
蓋有以也三代而下漢創五郡以斷匈奴右臂唐
築三城以扼默啜中吭宋置緣邊諸砦以禦遼夏
之衝突宜若得乎設險擇勝之法矣我 國初設
遼陽諸鎮又開大寧于古惠州以捍東藩設甘肅
諸鎮又建哈密于古伊州以通西域設宣大延寧
諸鎮又城東勝于古朔方以守北門視古之設險
捍勝者同乎否與厥後改遷靡常封域猶故議者
欲復其故險或又以爲不便不知孰是與

謀國者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 危也名實之用殊
而緩急之勢背也故有舉全國之力以圖必爭之地
者君子謂之殖國殖國者強不忍尺寸之利以邀難
成之會者君子謂之厲民厲民者危爲人上者厲民
以自危豈其積慮然哉起于慕虛名者之說之誤之
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拓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伸服遠
不與焉執事以本朝邊防爲問無亦申固疆宇之一
道也武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此兩軍相見布壘陳列之事非守國者之說也雖然

愚固知執事聊以開發難之端耳。請先陳國家開創之形。而後折衷往事。可乎。且邊防雖廣。北藩爲重。故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陽。此則北邊聯絡之大都。楊雄所謂界列區域。絕外內者也。然非如此而已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屬番。而西域之扃鑰嚴矣。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固矣。遼陽西北。闢大寧都司以遏山戎。而畿輔之屏翰斥矣。于是內廣屯牧。外聯亭障。守以勁卒。督以大帥。然後建瓴于神京。運臂于樞府。六塞長清。

軍麾不動。此則本朝制戎強國之要領也。然自兀良哈以義從而割大寧。則盧龍以南。皆屬之。漁陽山後諸州。半爲虜有。而喜峰潮河川以東。皆阨塞也。自東勝以廣莫撤備。則受降三城。鞠爲榛莽。虜騎盡收于河套。而花馬塩池之間。皆偵諜也。此其所繇來者。非無故矣。乃若哈密者。本以羈縻之地。與罕東五衛勢同車輔。成化以還。土番侵暴。所封忠順王。與其金印。往往見擄。城郭人民。凋殘殆盡。則古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安在其可恃也。夫大寧東勝。棄之猶可言。

也。哈密吾封國也。棄而弗卹。不可言也。雖然。今日之事。顧無急于此者。而執事廼諱言之。執事之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曰。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在昔禹平水上。舜肇十有二州。幅員廣矣。而苗民逆命。乃近在湖湘之區。宣王風興夜寐。周道粲然。復興。然六月之師。伸威僅及于太原而已。蓋嘗考謨于夏書。學詩于天保。然後知虞周君臣之際。其自治者。又每每如彼。魏徵曰。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夫心腹四肢。所謂急務也。如其舍是弗

圖。而惟斃力于身外。曰吾苟以疆理故物。申固其封。宇以靈承于先烈。王爾矣。此所謂慕虛名者也。而何謀國之能。且設險擇勝。何代不然。漢開河西五郡。固今之甘肅也。唐築三受降城。猶吾之東勝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鞭撻四夷。雄圖重戍。所在綦布。蓋自昔所稱要害。鮮有不歸職方氏者。列聖續圖。益隆修攘。百餘年來。東勝失守矣。而大同延綏。固百二之府也。大寧內徙矣。而山海薊州。固金城湯池也。所謂厯執事之慮者。則曰關陝以河西爲門戶。

河西以甘肅爲唇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以爲哈密不復。卽全陝之虞。而不知脫脫之苗裔鮮存。故難立。羗胡之登耗日離。故難懷。邊鎮之應援獨遠。故難繼。愚故曰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然則秉廟算者。顧安所施耶。或曰瓜沙苦峪。其携離未協也。豪酋內附。未有寧心也。速檀得志以來。未遭挫懼也。愚則以爲賈胡性本貪婪。利于互市。其叩關要貢。仰我鼻息者。非一日矣。使脩祖宗之政。而救其闕。卽嘉峪不必閉。而西戎之悔禍有日也。然綏固之間。套賊爲

患。往者東侵西犯。馳突不常。借寢息肩。於是乎在。今則以河套爲巢穴。而我師疲矣。萬一有如火篩者。猖狂其間。憂無大于此者耶。東鄙諸夷。歲通貢獻。我則有供億之勞。而道路險阨。邊鄙虛實。又其所習覩也。蓋嘗盜我徼塞。而委罪于他夷。已復索還俘虜。以邀厚賞。此其桀黠。故智類如此。况密邇畿甸。萬一有如董山者。背負恩德。肘腋之患。何可弗慮邪。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守國者之至術要道也。

記

呂梁洪新脩堤閘記

呂梁洪閘

今神州雄奠燕薊衣冠玉帛貢篚之珍則壤之賦四方轉進其道徐而北者軸艫相銜至旁午也矧徐呂二洪石稜稜彌亘河腹森利錯迂以爲舟厄而呂梁延袤最廣蓋天下稱險焉雖上承汶泗泉湖委流而實倚濁河汴沁匯爲之助當其淫潦暴漲險不可睹功在篙師卽有枯涸舟輒膠滯頃年山東諸流頗疑涓細黃河又復南徙二洪愈益受病至厯廷遣大僚行水疏導節縮殆無留智水部主事東平徐君

有讓之治呂梁也爲嘉靖辛丑邁逢事會弊力以圖始于洪南置石閘語在學士張公記中已復築堤上洪障絕漫流歸之內洪并掇水中悍石甃爲堤岸東西絕成牽道凡七百二十一丈有奇當狹處別作水門水至此稍益深下洪亦改鑿內洪障以木閘并甃堤悉如上洪之制堤長減十之七徐人稱內外洪猶吳越稱大小港也洪以東岸爲內外盛則內外皆舟涸卽專歸內港非此則水漫力激石始重貽舟病木閘水門皆隨舟啓閉以木方石工力減鉅千水門又

殊省。凡如此者，相地宜與物力以相屈也。諸作于徐君蒞事之明年，數月而畢。夫匠以名計，為千五百三十有六，並役諸在官者，不以勤民糜帑藏發謀乘慮調度停徵，惟徐君能而畫可賦功，獎成令緒，則節使少司空萬安郭公持平力也。又明年癸卯仲春，予以赴闕出洪下，周覽近蹟，驚顧駭嘆，以為少時遊歷所未有。方舟利涉，爰思作者之勞，而徐君適以記見屬。又曷忍辭。嗚呼！君子圖事軌物，將以濟時也。今天制水旱地私川瀆，運道阻艱，妨國大計。徐君乃能應

時裁變，今自加河開而運艘皆不收爭尺寸之水于石罅間，利濟萬艘，卒以力勝。

此其才智不已偉邪！漢唐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所經三門砥柱之險，不啻吕梁也。是時筦幹諸臣，疏鑿排擊，固已不遺餘力。厥後法日以弛，運益告艱。彼人家國亦視以為盛衰，吁可畏哉！繼自今有如甘雨時降，川祗效靈，則洪流浩渺，舟楫自便，無所事智，即不然。徐君之法，何可廢也。舍是弗圖，脫有緩急，非轉般則海運耳。斯豈盛世所宜聞。然則後之君子，寧無感于予言，而重修徐君之舊者乎？徐君職競維思，憂形

于邑既以身為國役而又以圖其後人其用志弘且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董姚申士餘叅閱

程文恭公集

疏 程文德

滅虜六事疏 滅虜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

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
迫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
矣。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
國可謂極矣。昔我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
知今日遽至此乎？臣竊恨之，且虜騎二十八萬衆，據
其凶狼之性，一虜止殺一人，卽不下二十八萬人也。
况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馬五六十萬，五六人馬破一
家，卽不下十萬家也。况何止一家乎？此誠上下汲汲
遑遑，食不甘味，臥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

則不舉，又以吊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憫之至也。
乃今如何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
又益甚。犬羊之性，愈縱愈驕，則我中國之禍，日慘日
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職列兵屬，
憤懣不任，况奉明旨，輒敢條陳六事，上贊廟謨，
倘可采擇，卽賜施行。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
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于甘之誓是也。我太
祖之北伐也，亦羽檄先馳，義正辭嚴，人心響應，檄有

助焉。今達虜世爲邊患，邊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志，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皇上誠恭行天討，大誥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爲今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響應，羸糧景從，而快其復仇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二曰隆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

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爾。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驎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以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

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三日
權兵食以濟時艱，臣聞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爲比
閭族黨，州鄉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
野倉廩之積蓄，卽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
農之制分，而兵食之匱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皆
不識戰陳之兵也，運於舟車者，特僅支承平之食也。
持此以禦敵，適足以劇虎牙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
益也。夫天下之民，皆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糧也。患無爲感激號召之爾。誠傳檄畿輔山
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令守土
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
家自爲戰，人自爲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寧之日，秩勞
而還，各復其故，則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
矣。四曰明賞罰以作士氣。臣聞礪世磨鈍，非賞罰
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
之大權也。將領得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
功，不可得也。邊陲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爲悍卒
之驕橫，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

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 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則願垂休光於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 五

曰招脅從以攜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今之達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攜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

知告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脅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土田。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孰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者。嘗聞板井之衆亦有謀歸中國者而以獨力謀復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事不成者多。有若能用。以招之。當必。有。應。者。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攜黨攜。則與不衆。然後可圖也。且或用此輩以收虜。則又事半而功倍矣。 六曰乘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 國家邊備廢弛。

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及變，豈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矣。自今畜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乘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爲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爲。自選將練兵，及繕墩葺堡，凡百區畫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邊城有金湯之固，胡人絕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福者，咸仰大聖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賊至則備，賊去則怠，因循苟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悔，後將何及。

禦邊四事疏

曩者臣憤北虜之逆，嘗三上疏，未獲施行。今年虜患益熾，臣計莫知所出，然實寤寐懷憂，仰屋竊嘆，而不能一日忘也。昨該本部具題奉聖旨，着各衙門如有禦邊事宜，各另悉心具奏。於是臣復感奮而思吐其未竟之說。臣聞抱憤者無舒容，膚愬者無緩辭，勢亟而情迫也。今日之勢亦甚亟矣。四年以來，虜入山

西蠶食之勢日以廣，屠掠之毒日以慘，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輔將有剝膚之患也，則何以待之？夫中國夷狄自古相為盛衰，至趙宋而極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宋則吾之鑒也。今誠以為鑒而懲之，圖之早，待之豫，則小懲而大戒，一統之盛可長保矣。臣愚無他竒謀異計，可上陳也，亦惟欲銳志理財，用人定議而已。此四者人亦嘗言之矣，而臣則欲奮發以從事也。何也？今日之事，財用為先得人為要，是故理財用人，斷乎不可易也。然不始之

以銳志繼之以定議，則雖曰理財，財不可得而理也。雖曰用人，人不可得而用也。臣請究言之。臣所謂銳志者何也？古晉帝王建事，詢謀必曰：朕志先定。宋儒程顥亦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伏聞皇上大內咨謀，恒先邊事。聖諭屢歷，惕若惘寐。我皇上之志不可謂不銳矣。顧今之邊患迥異尋常，而中外人心望救於水火之中者甚切也。自非天威震動，綸音渙發，以明示天下之趨嚮，以與天下立命，則四方萬里之遙，或猶未能悉。朝廷之德意也，臣愚尤

願 皇上赫然斯怒，傷西藩數千里，州縣殘廢，閭井丘墟。若與此虜不共戴天也。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特遣行人分下山西諸郡縣，以吊遺黎之疾苦，以慰冤愁於冥漠。以聲逆虜滔天之罪，以激將士雪耻之忠。尤復布告天下戮力一心，翼戴王畿，誓清邊徼。將見生者有所矜，死者無所憾。忠義之士感奮而興，智謀之夫踴躍自効，豐財殺者，或如卜式之願助邊懷慷慨者，或如李廣之願死戰，以吾天下全盛之力禦此窮荒有限之虜。雖窮追於狼望之北，勒銘於

燕然之巔，直易易爾，又何至束手無謀，駢跪就戮。若此數年之大怯，爲逆虜之所輕眇而笑侮哉。是故臣願 皇上之奮發以銳志也。銳志以建事，則莫先於理財。臣所謂理財者何也。臣聞非常之患，非循常之所能揅也。傳曰：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天下安危之所繫，而不舉天下之財力以從事，臣不知其可也。譬之小民，平居無事，以財爲命，節縮竒贏，錙銖必惜。一旦有急，則雖傾貲亦不顧矣。何也。患難切身，而財猶外物也。豈以天下之謀，而反輕於一夫之計。

耶。今揀目前之患，則兵糧為急，為久遠之計，則修邊為要。此二者財用之需，何紀極也。聞邊軍日不聊生，皆厄然而病矣。馬皆玄黃而瘠矣，弓矢戈甲皆朽敝，且不堪提挈矣。而何以利用乎？人馬一枝，額稱三千，調遣征備，動日幾枝。其實有馬者僅一千，爾遇征發，則其二千皆徒行從後走，且僵踣矣。而何以禦敵乎？此胡可以不補給也。賊禦之門外，猶易為力。禦之堂與實難為功。今邊墻蕩然，虜騎突來，良平無所施其智，賁育無所施其勇矣。此胡可以不修築也。是故無

財用，是無人馬也。是無邊墻也。雖有將帥，將安為乎。

無人馬，無邊墻，無將帥，則中原實與虜共也。虜獨奚

大將以謀畧

為而不至乎。古之稱名將者，賁其謀勇。今之為將帥

制勝今之叙功者，則稱曰官軍奮勇，爭先果若此。

者，則賁其敢死。何也？既無所恃，則暴虎馮河，而其勢

○是致敗之○道也○益○孫○吳○之○不○作○久○矣○

不得不死也。當此時而為將帥，不亦難乎？故曰今日

之事，財用為急。臣愚請掄選心計忠實之臣數十輩，

授以方畧，親詣各邊相度查理。某邊如何而修，該費

若干。某處該補軍若干。補馬若干。糧料若干。器械之

費若干。合諸邊之費，總計若干。於是視費以為斂量。

出以為入。計戶工二部太僕之所儲足充幾何。計天下之鹽課之權稅足充幾何。計順天開納之儲及各布政司府錢糧之蓄足充幾何。其猶未足也。則臣謂天下之富聚於京師。請令輸銀千兩以上者。或授以指揮。或表其門閭。其猶未足也。則請勸借天下之富民。或授官表宅。亦視京師焉。又不得已。則視殷阜之地。而量令其助役。亦不為過。務足原擬之數。期以數年底績之後。而復其常。將見 詔令既下。人將響應。而又復諸邊屯田之舊。以盡地利。復 國初鹽法之

制。以來商人。則財用無不足矣。或曰。今民困甚矣。借民不以過乎。臣則曰。北虜之患。天下之憂也。輸其財。孰與亡其身也。况 君父之急。人心所同。是故臣於理財。不欲小小補塞。若污糞土之墻。隨壞而隨修。寧易以輓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籍視之。眾人。不過為亡卒。漢高登之。大將。竟蹙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

君父之急。人心所同。是故臣於理財。不欲小小補塞。若污糞土之墻。隨壞而隨修。寧易以輓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籍視之。眾人。不過為亡卒。漢高登之。大將。竟蹙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

而後勇也。御之不同。爾今誠令於天下曰。凡能滅虜者。予之十萬金。封之列侯。無愛焉。則奇傑者出矣。他日之奇傑。卽今日之未嘗物色者也。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誰肯就刑而避賞也。然臣尤有說焉。夫今日之用人。不可獨委之本兵。猶理財不可獨委之戶部也。譬之理家。無事之日。酬酢交際。各循其常。士農工商。各執其業。一遇寇侮。則百務並廢。大小一心。咸以禦侮爲事。必濟於艱而後已。今理天下。何獨不然。臣謂宜令中外百司庶府。咸乘時圖幾。秉德明恤。其中素懷經濟。忠誠勤恪者。各許其長。辟舉或會薦。必待數百人。隨才器使。各效其能。而又不限以類。凡善謀猷。長騎射者。許其自獻聽用。若越勾踐之返國也。君臣上下。聚精會神。臥薪嘗膽。復讐之外。無他圖焉。則意嚮專一。羣策畢舉。虜不足滅矣。夫財有所資矣。人有所恃矣。而臣尤欲定議何也。臣聞難得而易失者。幾也。難成而易敗者。功也。事幾所會。功業垂成之際。天下人心。方爾屬望。而廟堂之上。一或撓焉。則大事去矣。凡以持議之不堅也。若郭子儀之在唐。爲

朝恩元振之譖，屢起屢廢，而唐難終不能平。李綱、岳飛之在宋，大敵幾就禽矣，然或罷以謝金人，或速之班師，而宋室卒蹈偏安之禍。此忠臣義士所以至今扼腕憤嘆而不平者也。然則人才非用之難也，信之難也，謀議非行之難也，持之難也。頃者若總制大臣方設而隨罷，中外駭愕，莫知其繇。及虜既入，始倉皇議復，亦已晚矣。且事必酌宜，兵難遙度，往見制撫諸臣論奏，廷臣從中，或懸斷異同。此何異於嘗對病之藥，而欲更其方以爲智也。臣願自今廟謨既定，終

趨臣論事乃審勢之言廷臣駁議未必皆中机宜

反令人掣肘不若待其效見而後勸其功罪爲得也

始不移，衆志所安，順從勿逆，利害呼吸之際，無妄生異議以惑人心。成敗未覩之時，無輒肆論劾以阻士氣。隆闡外之寄，寬文法之繩，有所請也，必若拯溺救焚以應之，雖小挫也，猶益兵給餉以援之，必使其伸縮進退，莫之掣肘，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三軍之寄，萬民之命，惟闡外是聽，而吾何所與於其間。吾惟期於靖寇安邊而已矣。使昔唐宋之持議者而出於是，則彼子儀、李岳胡爲而不成功哉。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臣之所大願也。蓋銳志於始，定議於終，而

理財用人期有成績焉大幾于焉而決大業于焉而定生靈永無塗炭之憂而宗社鞏於磐石之固何

前言以趙宋為鑒

其盛哉然此實今日之所易致也思昔宋之天下自

故此復敘其勢力之異

河以北大半非宋有也而又契丹橫行元昊竊據女

直繼興敵國四面兵力寡弱而韓范張劉諸臣猶能

折衝保障乘勝挫賊逮至南渡自淮以北又復非宋

有也區區東南兵力愈屈矣其臣猶銳意恢復屢建

奇功使其上下一心則宋豈可以不南而南遷可以

不覆也今我國家一統全盛自古所無而又邊中

興之會我皇上有為之君當此財力富強之際

而臣工乃不能禦此一隅之虜不將為宋臣所笑耶

過此以往虜勢日盛屠掠日廣吾力日弱所謂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車戰事宜疏

車戰

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聖諭

憂思虜患惻若惻痠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旨行

取都督魯經軍門以為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

私相告曰我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吾

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
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
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
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
不動復退。其勁悍慄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燥
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後
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為戮矣。則我
之。時。有。守。之。意。所。以。自。固。營。壘。也。
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
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干楯。人馬蹂踐。干楯何在

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為捍。聯以鉤環。其
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
鉞砲槍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機可動。萬一
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戰
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看
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如
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敝。及其敝也。則
又東西委咎。竟末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狂。
而欲為邊人大慟也哉。臣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

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爲難制也。惟皇上垂察焉。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卽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隘爲偏廂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兩。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馬燧爲河

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困於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

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拊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尙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禁暴誅亂非車不可。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

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翕然以爲可用。今宣大猶昔。

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尤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車爲營衛。則存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自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爲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伏望 皇上俯垂寬度。勅下

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製造。則兵糧旣裕於往日。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恣。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爾。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爾。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

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况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議睦妃瑩疏

妃瑩

臣於本月二十日奉 欽命會官前詣金山相擇睦

妃何氏墳地，已該臣等會同具題復 命。但臣猶有愚見，昨會本中難以悉言。今思終於不言，是自欺也。臣不敢也。臣伏見金山一帶約長三里，中間新舊陵墓約計二十餘處，支隴高下，封塋殆遍。昨經審擇，似更無餘。臣查得先年 英廟妃墳一所，共十七位。憲廟妃墳一所，共十三位。當時地尚有餘，不嫌同祔。去年宜妃包氏、靜妃陳氏逝，欽奉 聖諭，昨二妃相近而逝，可同一地爲墓。我 憲宗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是同藏之便。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

擇地一處。切在二妃墳左。臣見本墳壙域甚廣。左右可容。見今工作未完。并拊睦妃尤便。况體魄所藏。神靈依附。懸處孤寂。亦或未安。又况去秋虜警。上軫宸衷。若使兆域仍舊。守者增新。人衆力多。亦可防禦。蓋臣反覆思之。如此。則於地爲宜。於靈爲妥。於守爲易。一舉而三便焉。故臣不敢不爲。皇上明言。

書

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聞我軍不敢與虜對敵久矣。此非強弱之不倫。實以前驅之無捍也。彼以奮死之衝。而吾徒以血肉當之。誰不潰越而糜爛者。又何敵焉。則捍衛之具。所當先講者。莫如用車。去年上疏垂成。竟爲誤國者以小嫌妨大計。茲復上請。乃得議行。此實古今已試之成法。亦明公昔日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聞余肅敏公舊車尚存大同。但其制頗大。恐不便。劉松石公所制。則隻輪輕捷。以小鹿角柞相間而安。咸謂此可用於今日也。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愚意請公暫借民間小車列營。比度一營用車幾何。設牌於前。安器

械於上。一試其法。令將士觀之。人未見其可以戰。而先見其可以自衛。將無不樂從矣。更相宜生智。隨事曲防。益盡其制。其爲利也。當尤邁於往昔焉。

再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某愚疏聞且頌式諸鎮。不勝喜幸。非喜言之幸也。喜我軍之有捍也。夫先有以自捍。而後可以禦敵。竊思軍字之體。從蓋從車。是無蓋無車。則無以爲軍也。古之制字。良有深意。古之車法。不傳。故軍法不傳也。今之捍蓋。惟以防牌。防牌不可恃也。某則謀倣古意而

欲以車爲立地防牌也。邇聞將士或有疑者。大率人情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某則欲公姑試之於教場也。集民間車百餘。上加木牌。置器械。令步騎隱其後。如對壘狀。以健馬衝之。如衆心無懼。即可用之。又聞議者謂虜見車。或不衝。卽亦無用。此亦過慮也。使我軍皆列車。則在在皆不可衝。皆自全矣。彼之深入。能無懼乎。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諸將士苟有必捍之心。則車必不疑也。卽疑車之不可用。當求其所以可用。若徒有疑畏之心。而卒無求用之計。是亦終

於無捍而已矣。

與人議戰車書

論戰車

辱教捍車事。謂軍士疲憊。恐不能用。又未訓練。恐臨時誤事。弟意正謂軍士疲憊。故藉此遮蔽壯膽。庶立得任。立得任。斯可用器械矣。正欲先於教場。結數百輪演習。試人心如何。不可慮始而可樂成。人情然也。豈可不預演習而徒拚勝負於臨時也。昨已以此意再告聯峯公。不知決意先一試否。一試則人心必樂從矣。吾兄亦預有守禦之責。慨然轉達。卽請任其事。

演之教場如何。我軍見虜如羊。見虎虎逐來時。羊得一藩籬亦可幸免。今舍車而不用。是又恐藩籬爲不足恃。而欲棄之也。且車出器械。又如藩籬露鋒。亦於外也。虎之來也。能無傷乎。我軍必不能迎戰。恒欲自守。今若更有可守之具。則車誠揣計也。苟又無可恃。而徒疑車。不猶欲保羊而自撤其藩籬乎。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曷不告軍士曰。常年不用車。必敗也。今年用車。亦未可必也。與其不用車而必敗。孰與試用車而或不敗乎。則軍士亦將無辭以對。而惟我所

用矣。大抵國家欲為萬世之利，非修邊不可也。欲為一時之保，非用車不可也。今歲歲修邊，墻未完而虜或至，則用車以自保。迨墻完，斯為守墩嬰堡之計，而拒之於邊外。此書生之迂議，或亦禦邊之確論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一十二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編輯

夜郎楊文驄龍友參閱

聶貞襄集

疏

聶 豹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正學備賑均徭勵節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仰惟國家之興，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

未裕國用未舒人士微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薦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戢官不攝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始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修人士類以記誦詞章為學方其用心之始既不止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

於千里之謬哉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為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眾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尚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準的也孟軻氏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臣觀祖宗積德已逾百年以其數則世宗臨御銳意欲興禮樂此言乃實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之又為能興禮樂之時臣備員臺屬待罪闕觀民

事非頌詞也

世宗臨御銳意欲興禮樂此言乃實

省方知其蠱壞之極，而因察識其弊源之所在，是以
 輒忘疎昧，妄綴為四事，以上荅 陛下求言如渴之
 意。一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清寺田以備賑卹
 也，三曰覈官籍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官餘以勵風節
 也。願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
 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風益微
 積至于今，弊也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顧明人倫於口耳
 佔俾之餘，五尺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

論性命，皆亶亶千餘言，虛偽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
 時。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科舉取
 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至于諸司職掌
 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
 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槩見矣。至 憲宗皇帝
 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
 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于
 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
 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

等簿具在而師生不知其意止以循故事而已

今學較中三

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見矣。臣謂 陛下欲嗣續 祖宗之遺意。登革時文之積弊。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為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為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為上上上中二等。經義為中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為中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為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教以四物。別以二為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今各學正官。於行實並立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為行實並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填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於經

義之積弊。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為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為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為上上上中二等。經義為中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為中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為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教以四物。別以二為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今各學正官。於行實並立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為行實並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填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於經

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經義頗通，於六藝稍短者，爲行實。至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填註其實於其名之下。蓋行實，至以德行道藝爲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至，亦立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爲經義。至之中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填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修飾，行止弗端，而未甚敗露者，

爲經義。至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填註

如此則誰肯居此等者

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蓋經義至，雖以明經爲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知，填註于四等簿，則以申于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又兼考之，填註于四等簿，類申于若府若州若縣諸提調官。國子太學，則以申于禮部，而奏之于天子。以備試問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考爲本等脚色，又叅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于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提調

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道義後考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初考有善後卒棄其善者即同于無善而名當降初考有過後卒能改過者即同於無過而名當升以是課策循言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學四等簿爲冊呈于巡按巡按稽質而精覈之呈于禮部而其考之之法只用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爲則有一德者則以一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

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作考語以混名實然後係以通某經于所書之下苟有德行克備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即日論薦而朝廷亦宐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彙者方許補糧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糧之淺深入學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克之三年大比取士應試約以三分爲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彙取六十

然闈試以兩名何能別其行實則中試者

多經義之士友

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彙爲先經義彙爲後先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彙之中下等者德行

道藝既無足稱。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且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堪升進。則是見善終于不遷。有過于終不改。便當斥退爲民。方今見行事例。每遇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爲總考。臣謂當於總考官員。差往各省之時。禮部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抄一本。印封完固。限三場畢。揭曉前一日。方許會同同考試官。及監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取中硃卷對查。本生墨卷名字脚色。又以墨卷對同禮部四等簿上名字脚色。亦以三分爲率。如取中式

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益上

上等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益

科試但取入解額而已。全不論列

之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

各之前後爲榮辱也

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試

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論。先

是生員送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文。皆須

各寫某府州縣某生員于其名之下。以爲識別。禮

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先行實益而後

經義。行實益得三之二。而經義益得三之一焉。吏部

選官亦取禮部簿上脚色以爲高下不在行實參出身者。在內不得爲翰林等官。在外不得爲方面府州縣等正官。待其德行日新政績日異。然後以次陞進可也。他日太學之師與提學官及掌教天下之學之官必皆於行實參乎取之。凡此內外等官考滿考績俱要填寫何參出身字樣以憑查考。其在行實參出身者。後果忠義顯著政績卓異。不惟當賞其人。而兼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功。亦論輕重而加賞焉。後有學荒行虧踪跡敗露者。則不惟當罰其人。而

兼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罰焉。臣謂旣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材學升進而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檢之當勵。虛詞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簿考驗士行。以今日之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好惡。奔競之私。而反開巧僞飾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導官員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固有枉是非之公。圖爲錙銖之利者矣。使儒師得人。又何人才

難知之患哉。臣謂凡府學教授。必皆選好進士爲之。州學學正。縣學教諭。亦必擇乙榜舉人之有學識器局者爲之。重其祿以養其廉。優其禮以高其節。將見自重則公。不私則明。知弟子者莫若師。描神寫真。積之歲月。肺肝畢露矣。尚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至於府州縣之考生員。果能精察。亦自難違。憑學中所考脚色爲之本根。審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每歲春冬二季。鄉飲酒。可以詢諸耆老。耆老無隱情也。又有合屬里老諸人。里老諸人

亦可詢也。孝弟著於家庭。譽望隆於鄉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世未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本學教官。曰某賢也。通學生員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官又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君子也。無疑矣。拔十得五。固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以爲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 憲宗皇帝朝。江西聘吳汝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不仕。未究於用。然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領之學者。二子有力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

以爲國家重者。又豈專在於文哉。今幸見行事例。創興社學。蒙以養正。則異日二塗得人。自當不少。陛下試擇臣言。以四物之教。二塗之設。四等簿之立。自下而上。考校之法。乞揮宸翰。作爲學箴。頒降天下。之學。刻爲碑文。豎于明倫堂庭中。如今府州縣官箴之制。與太祖皇帝立臥碑于明倫堂之左。前飭後申。輝光相映。使學官學徒。知所向方。提調提學等官。守若畫一。數年之後。士風民俗。亦或可望其少變也。若謂清寺田以備服卹者。臣考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

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宋儒楊時爲瀏陽。日使行旅之疾苦。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一省。總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內寺觀田糧已計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一。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二。井地不均。異端昌熾。可以永歎而遐思者。臣固未易卒言也。時以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斯箱。飽滿充盈。富不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

外。褻瀆僭多，不可名言。又乃結交官府，為敗露之先圖。私買田宅，為還俗之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磬一空。一遇官府追徵，均徭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不得不求假于士夫豪富之家矣。士夫豪富之家，乘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為僧道者，又不得不投托士夫之家，以為棲身免難之計。凡僧道田租，一槩包收殆盡。甚者貪饕不息，絕無良心。只要收穀入家，任彼糧差負累，而為僧道者，命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仕宦之門，以為已歸。

此亦一方風俗如此未可槩之於他處

矣。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為僧道田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敝積竭神，不能撲遏，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為是分奪虧損多矣。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霍文敏亦有此議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按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徵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慈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永行而無弊者也。然而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臣，徒忿寺觀之積

弊一特用計之未詳。是以僧道有所籍口，假託權倖，
庸受讎訴，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
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
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謂宜通查天下寺
觀糧米，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每寺觀給
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糧
米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
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糧
米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併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

田百畝外，餘僧道查果有真度牒者，每名仍給田一
十畝，與爲叁糧，其餘田地俱入于官。每田百畝，責令
排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
相應者承種之。該納佃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
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于官之別
倉。該年秋糧驛傳八分料糧，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
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所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
專備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糧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
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

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糧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外，此外糧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糧，則另立社庄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庄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夫寺觀田米既除糧差，公用必省。因其害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截長補短，有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間，

可得粟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閩之荒可有備矣。伏願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清淨無爲之規，二則可以免官府逋負追推之擾，三則可以息士夫爭奪之風，四則可以供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薦臻，國用不足。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之門哉。若所爲覈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載

在令典不啻詳矣。臣切見今日士夫一登進士或以舉人選授一官，便以官戶自鳴，原無產米在戶者，則以無可優免爲恨，乃聽所親厚推收詭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產米在戶者，後且收添。又於同姓兄弟先已別籍異居者，亦各併收入戶，以圖全戶優免。或受其請託以市恩，或取其津貼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橐克盈，多置田產寄庄別縣，仍以官名立戶，中亦多受詭寄。勢焰者官府固已聞風免差，勢退者亦能多方攀援以圖全免。

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重。夫王者之政，在于養民，朝廷優恤士夫，以爲民也。顧乃憑籍朝廷優免之厚恩，陰食吾民之膏髓，是誠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官府剝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故詭寄之令，非不嚴也。以之寄于士夫，則踪跡益秘，而不可復查矣。府縣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國初貢舉事例，內

一欵略云、凡有司保舉人材到京、仍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什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臣欲微做此意、凡進士登第之初、乙榜舉人受官之始、所書籍貫之下、俱要實報本戶在官男子幾丁、官民米幾石、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官府編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戶部所降數目、照列優免、其不在戶部所降者、戶上丁米、一切編排、官府私作人情、及士夫受寄田糧、俱以賍論、及其入官俸祿果有餘資、增置田業、收產入

戶內官則當六年考滿之時、外官則當三年考績、九

考滿填註增糧凡何于官評不便如此

年考滿之時、俱要各報本戶增收糧米多寡、即以填

亦足使貪風少戢

註于考滿考績本等脚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

本戶糧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以為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後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惟錙銖之利、以易終身貪污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

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夫以廉靜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班。修飭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于清要之路者矣。其或覆蓋不用。肺肝敗露者。

固無所逃乎考覈之公。而自投于廢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為。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為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為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為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丘。貪饕狼籍。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遣子弟為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為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為何哉。臣伏讀景泰

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欵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荐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

則卽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資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劓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旣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

士風之一快哉。惟聖裁之夫。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但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真。飾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敦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閑邪以衛王道之原。覈官籍。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官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爲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爲少。何必更爲敦本尚實之教。而後可以得異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爲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也。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之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爲侔耶。故宋大儒程頤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于聖賢之學。張載亦曰。孰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于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

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
 反為俗學頽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
 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臣由科舉出
 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
 舉之文。以從德行之費。而又歸罪于士夫。是豈操戈
 入室者之所為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流。入仕以來。
 徒為利祿所驅。作縣有愧于循良。立朝實慚於風紀。
 始知上負其言真誠款切自非真儒不能及此天子。下負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

皇明經世文編

終



